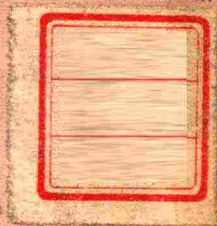


# (上)集作創方東

種四十七第庫文方東

商東



行印

# （上）東方創作集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 Original Short Stories from the Eastern Miscellan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  
十月再版



（東方文庫）  
東方創作集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分售處

目次

|               |        |
|---------------|--------|
| 白光            | 魯迅(一)  |
| 風             | 雪邨(一一) |
| 私逃的女兒         | 雪邨(一七) |
| 微聲            | 夢雷(二七) |
| 啞叭的一個夢        | 夢雷(六一) |
| 在六歲中發生的一件事——影 | 夢雷(六五) |
| 微波            | 夢雷(七一) |

# 白光

魯迅

陳士成看過縣考的榜，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見榜，便先在這上面尋陳字。陳字也不少，似乎也都爭先恐後的跳進他眼睛裏來，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這兩個字。他於是重新再在十二張榜的圓圖裏細細地搜尋，看的人全已散盡了，而陳士成在榜上終於沒有見，單站在試院的照壁的面前。涼風雖然拂拂的吹動他斑白的短髮，初冬的太陽却還是很溫和的來曬他。但他似乎被太陽曬得頭暈了，臉色越加變成灰白，從勞乏的紅腫的兩眼裏，發出古怪的閃光。這時他其實早已不看到什麼牆上的榜文了，只見有許多烏黑的圓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雋了秀才，上省去鄉試，一徑聯捷上去……紳士們既然千方百計的來攀親，人

們又都像看見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輕薄，發昏……趕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門裏的雜姓——那是不勞說趕，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門口是旗竿和匾額……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則不如謀外放……他平日安排停當的前程，這時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剝時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覺的旋轉了覺得渙散了的軀體，惘惘的走向歸家的路。

他剛到自己的房門口，七個學童便一齊放開喉嚨，吱的唸起書來，他大喫一驚，耳朵邊似乎敲了一聲磬，只見七個頭拖了小辮子在眼前晃，晃得滿房黑圈子也夾着跳舞。他坐下了，他們送上晚課來，臉上都顯出小覷他的神色。

『回去罷。』他遲疑了片時，這纔悲慘的說。

他們胡亂的包了書包，挾着一溜煙跑走了。

陳士成還看見許多小頭夾着黑圓圈在眼前跳舞，有時雜亂，有時也排成異樣的陣圖，然而漸漸的減少，模糊了。

「這回又完了！」

他大喫一驚，直跳起來，分明就在耳朵邊的話，回過頭去却並沒有什麼人，彷彿又聽得噙的敲了一聲磬，自己的嘴也說道：

「這回又完了？」

他忽而舉起一隻手來，屈指計數着想，十一，十三回，連今年是十六回，竟沒有一個考官懂得文章，有眼無珠，也是可憐的事，便不由的嘻嘻失了笑。然而他憤然了，驀地從書包布底下抽出謄真的制藝和試帖來，拏着往外走，剛近房門，却看見滿眼都明亮，連一羣雞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頭突突的狂跳，只好縮回裏面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閃爍；他目覩着許多東西，然而很模糊——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這前程又只是廣大起來，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別家的炊煙早消歇了，碗筷也洗過了，而陳士成還不去做飯。寓在這里的雜姓是知道老例的，凡遇到縣考的年頭，看見發榜後的這樣的眼光，不如及早關了門，

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絕了人聲，接着是陸續的熄了燈火，獨有月亮，却緩緩的出現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雲，彷彿有誰將粉筆洗在筆洗裏似的搖曳。月亮對着陳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來，當初也不過像是一面新磨的鐵鏡罷了，而這鏡却詭秘的照透了陳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鐵的月亮的影。

他還在房外的院子裏徘徊，眼裏頗清淨了，四近也寂靜，但這寂靜忽又無端的紛擾起來，他耳邊又確鑿聽到急促的低聲說：

『左彎右彎……』

他聳然了，傾耳聽時，那聲音却又較高的複述道：

『右彎！』

他記得了。這院子，是他家還未如此彫零的時候，一到夏天的夜間，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納涼的院子。那時他不過十歲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



旁邊講給他有趣的故事聽。伊說是曾經聽得伊的祖母說，陳氏的祖宗是鉅富的，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無數的銀子，有福氣的子孫一定會得到的罷，然而至今還沒有現。至於處所，那是藏在一個謎語的中間：

『左彎右彎，前走後走，量金量銀不論斗。』

對於這謎語，陳士成便在平時，本也常常暗地裏加以揣測的，可惜大抵剛以為可通，却又立刻覺得不合。有一回，他確有把握，知道這是在租給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總沒有前去發掘的勇氣，過了幾時，可又覺得太不相像了。至於他自己房子裏的幾個掘過的舊痕跡，那却全是先前幾回下第以後的發了怔忡的舉動，後來自己一看到，也還感到慚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鐵的光罩住了陳士成，又輕輕的來勸他了，他或者偶一遲疑，便給他正經的證明，又加上陰森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裏轉過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團扇，搖搖擺擺的閃起在他房裏了。

「也終於在這裡！」

他說着，獅子似的趕快走進那房裏去，但跨進裏面的時候，便不見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蒼蒼的一間舊房，和幾個破書桌都沒在昏暗裏。他爽然的站着，慢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來了，這回更廣大，比硫黃火更白淨，比朝霧更霏微，而且便在靠東牆的一張書桌下。

陳士成獅子似的奔到門後邊，伸手去摸鋤頭，撞着一條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張惶的點了燈，看鋤頭無非倚着他。移開桌子，用鋤頭一氣掘起四塊大方磚。蹲身一看，照例是黃澄澄的細沙，揷了袖爬開細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來，他極小心的，幽靜的，一鋤一鋤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靜了，尖鐵觸上的聲音，總是鈍重的不肯瞞人的發響。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並不見有甕口，陳士成正心焦，一聲脆響，頗震得手腕痛，鋤尖碰着什麼堅硬的東西了；他急忙拋下鋤頭，摸索着看時，一塊大方磚在下面，他

的心抖得很利害，聚精會神的挖了那方磚來，下面也滿是先前一樣的黑土，爬鬆了許多土。下面似乎還無窮，但忽而又觸着堅硬的小東西了，圓的，大約是一個鏞銅錢，此外也還有幾片破碎的磁片。

陳士成心裏彷彿覺得空虛了，渾身流汗，急躁的只爬搔；這其間，心在空中一抖動，又觸着一種古怪的小東西了，這似乎約略有些馬掌形的，但觸手很鬆脆。他又聚精會神的挖起那東西來，謹慎的撮着，就燈光下仔細的看時，那東西斑斑剝剝的像是爛骨頭，上面還帶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齒。他已經悟到這許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裏索索的動彈起來，而且笑吟吟的顯出笑影，終於聽得他開口道：

『這回又完了！』

他凜然的發了大冷，同時也放了手，下巴骨輕飄飄的回到坑底裏不多久，他也就逃到院子裏了。他偷看房裏面，燈火如此輝煌，下巴骨如此嘲笑，異乎尋常的怕

人，便再不敢向那邊看。他躲在遠處的簷下的陰影裏，覺得較為平安了；但在這平安中，忽而耳朵邊又聽得竊竊的低聲說：

『這裏沒有……到山裏去……』

陳士成似乎記得白天在街上也曾聽得有人說這種話，他不待再聽完，已經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峯這方面隱去，遠想離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峯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魘魘的挺立着，周圍便放出浩大閃爍的白光來。而且這白光又遠遠的就在前面了。

『是的，到山裏去！』

他決定的想，慘然的奔出去了。幾回的開門聲之後，門裏面便再不聞一些聲息。燈火結了大燈花，照着空屋和坑洞，畢畢剝剝的炸了幾聲之後，便漸漸的縮小以至於無有，那是殘油已經燒盡了。

『開城門來——』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游絲似的在西關門前的黎明中，戰戰兢兢的叫喊。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離西門十五里的萬流湖裏看見一個浮屍，當即傳揚開去，終於傳到地保的耳朵裏了，便叫鄉下人撈將上來，那是一個男屍，五十多歲！「身中面白無鬚，」渾身也沒有什麼衣褲。或者說這就是陳士成，但鄰居懶得去看，也並無屍親認領，於是經縣委員相驗之後，便由地保擡埋了。至於死因，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剝取死屍的衣服本來是常有的事，夠不上疑心到謀害去，而且件件也證明是生前的落水，因為他確鑿曾在水底裏掙命，所以十個指甲裏都滿嵌着河底泥。



# 風

雪  
邨

死一般沈寂淒慘的冬夜裏，除了呼呼的風聲，什麼也沒有。地上一切動物，都冷得縮了頭睡着，做他們的好夢。祇有那不耐冷的雄鷄，他希望天明的心理，比誰都切。所以纔交半夜，便伸頸拍翼發出喔喔的啼聲。他四鄰的同伴，驀然間聽得，也覺自己睡得太久了；使你吹我唱接二連三的啼起來。

呼呼的風聲，從昨天晚上起，一刻也沒有停息，這時便帶着一羣的雞聲，來幫助他的示威運動。這可怕可驚的聲音的一分子，無意之中，竟傳到了一個婦人的耳鼓裏。

她睡在一張沒有帳幔的牀上，被這些風聲和鷄聲促醒，從被中伸手去摸那睡在她身邊的孩子，生怕他遺尿在牀上，輕輕的提了他出來。這一提不打緊，却把他

在饅頭鋪門首捧着大嚼的許多饅頭，散了滿地，便哇的一聲哭出來了。爲了這一聲哭，那蜷伏着睡在牀裏的男子，也醒了一半，含糊的問道：『是什麼時候了？』

『雞聲這般噪鬧，恐怕是半夜過了；』她輕輕的對他說。

孩子的哭聲也住了；半醒的男子，仍然去繼續他沒有完的夢；但是她還沒有睡着。

停了半晌，她輕輕的去推他。

『是時候了！福生的爺！』伊喊他說。

『什麼？』他含糊的問她。

『你不是說，昨天去遲了一刻，菜蔬差不多被人家販完了麼？』她說。『聽呵！雞聲這般的喧鬧，大約有四更天了！請你趕快起來罷！』

他便伸了伸腿，再用手去揉他的眼。



『阿呀風聲這樣大叫我怎麼出去呢』他很驚惶的樣子說

『但是……』她回答說，『福生的爺！你爲了我們的肚子餓，不能不出去呵！』

他沒有什麼話說，便窸窸窣窣的起來，着他的衣服。她擦了一根火柴，燃着那一盞洋鐵的火油燈，霎時把這小小的房間裏，照着通明了。

她依舊躺在牀上，說：『昨天晚上剩的半碗冷飯，請你帶去做早餐罷。』

她答應着，便尋了一盞油紙的燈籠，把燭燃着，接着吹熄了火油燈，懶懶的趺出這小房間。

她又喊着說：『你把門帶上就是了，我不久也就起來。』

他開了門，便出去了。

過了一回，她又聽得開門的聲音。

『誰開門？』她高聲的問。

門關上了，也沒有回答。脚步的聲音。接着進了這小房間，可是沒有什麼燈火。

「福生的爺又回來了麼？」她說。

「今天是不去定了！」他把紙燈向地上一摔，很沒有興致的說。「風這般大，紙燈也給吹熄了，我又不慣駕舟的，這樣的天怎麼可以去得？」

「但是……」她很可憐的樣子說，「你昨天做了一天的生意，祇賺得四五十個錢，不夠糴半升米，今天喫什麼呢？福生的爺請你勉強點兒罷！」

他唉聲嘆氣了一回，又摸着火柴，擦了一根，把摔在地上的紙燈燃着，縮手縮腳的出去了。

她躺在牀上，終久沒有睡着。四面喔喔的雞聲，一回鬧一回靜的過去。她望望屋頂的天窗，見熹微黯澹的晨光，纔從那又碎又黑的玻璃，透進了一點。她便給她的孩子睡着，自己也起了牀。

她捧着牀前的一大堆衣服，汲水去洗。她想趁太陽沒有出來以前，洗乾淨了曬出，到晚上可以把這些乾燥的衣服，去送給在等他着的各人，向他們要少許的錢。

她兩隻手一上一下的把衣服搓擦着，她的一顆心也一上一下的想着：

她聽着外面的風聲，到此刻還沒停息，而且越利害了。她非常之後悔，不該生生的逼着他出去，冒這般大險。倘使有些意外，她和她的兒子，去靠着誰呢？倒不如挨了一天的餓，也沒什麼。況且他駕舟的本領，又不十分高的呢！

但是她又自己安慰着自己，她想這是萬萬沒有的事。昨天晚上，風也很大，他不是太太平平的回來麼？但願皇天祖宗保佑他，今天也一樣平安的回來。

她又想着他從前在雜貨鋪裏當夥友的時節，何等安逸；雖然辛俸不多，却不要冒這般的險。自從今年夏天歇業以後，逼得他那麼困難。唉！我們的命，爲什麼這樣苦呵！

她接着想到春天瞎子的話，說他過了明年的立春，就會交着好運。但願有人再請他去當夥友，——像他的本領，就當經理，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以後就使發財，也決不再幹這等辛苦冒險的事業。我們只要不天天挨餓，能夠把福生哄大，

就心滿意足了。可是現在……：

伊的思緒，越抽越長，似乎沒有完結的時候。但是門外的風聲，老不管有人在這樣想，竟一陣緊似一陣，老虎一般呼呼的吼着，像煞要抓人喫似的。

# 私逃的女兒

雪 邨

一間矮小，破舊，幽暗，齷齪的房子，靠屋角放着兩條板凳，上面鋪了幾塊木板和一條破被，一個老婦人，很安靜的睡着。此時纔從屋棟上漏縫裏，射進一線陽光，恰好落在她的枕旁，幻成一個雞卵形，黑暗中照見她的顏色，像紙一般白，一雙凹陷的眼睛，閉着不動，祇留那一閃一閃的兩個鼻管，還在那裏呼吸污濁的空氣。她睡在這房子裏，已經有四個多月，現在快要和他告別了。她對於這世界裏，一點也沒有什麼留戀，此時念念不忘的，祇有她十五年前背地私逃的女兒，還想在自己沒有離這世界以前，再見她一面。

從這女兒私逃之後，她早和她斷絕關係，祇有恨她的感情，沒有愛她的感情，但在最近幾個月間，忽然像多年藏在冷窖裏的種子，偶而遇着陽光，發生愛情的萌

芽，這點萌芽，一天天的發榮滋長，很有枝葉扶疏參天合抱的氣象了。

她先想到丈夫亡過之後，倘然沒有那中途夭亡的兒子和這女兒，怎能度許多年淒涼寂寞的生涯。她從小聰明馴順，很能幫助自己處理家務，自己也和寶貝一般的看待她。後來帶挈她出去幫傭，沒一人不稱贊，沒一人不憐愛，也曾替自己賺了不少的工錢。這種事情，都使她想起來津津有味。她逃走一天的服飾裝束，和那種愁眉不展的神情，彷彿都在目前，和翻照相片一樣。就是那天晚上的談話，她句句記得，可以像曲子一般背出來。想到此處，又惹起她無限的傷心。但是自己也不該和她決絕到如此地步。不曉得她自從結婚之後，她家的景况究竟怎樣，她的丈夫公婆，能不能好待她，種田人家的婦女，本來都很辛苦，多年不見，她的容顏，定然非常憔悴，從前美麗的姿色，想已喪失無餘了。又曾聽人說起，現在她已經有三個兒女，想來很有趣的；往常見人家做外婆的，都把外孫男女當做寶貝，自己却從沒見過，比路人都不如，更覺得非常慚愧。這種思想，整日的往來盤旋，要丟也丟

不開。夜間做夢的時候，也常常遇見她。有時夢見她做了太太，派人用轎子來接，自己着了很華美的衣服，坐在轎裏，儼然是貴婦人。有時夢見她遇着強暴，向自己耳畔宛轉呼號，痛得她心如刀割。有時又夢見她帶了一羣孩子，來探望自己，訴說多年的艱苦和近來飢寒交迫的窘况，心裏想周濟她一點，但是向素來藏錢的箱子裏，用手去摸，却一文都沒有，迫得她和她大哭起來。如此日夜的眠思夢想，使她的精神沒有一刻安寧。

從前遇着人家向她說起她的女兒，她總非常憤恨，人家後來也不敢再向她提及。現在却遇着不論何人，便問她女兒的消息，有時他們的傳說，互相矛盾，她都記在心上，當做沒人時思索的資料。更有些人並沒有知道她女兒的，遇着她問起，隨意編造些事實同她講，她聽了也覺得很有趣。她女兒家裏離此處不上二十里，原不算遠，平常時候，她自己也可以走得到，可惜現在却一步都動不得。屢次催她的姪兒——她的繼子——去接，祇是推三阻四的不肯去。也曾託許多人帶口信

給她，可是久久終不見來。信沒到呢？女兒恨她呢？農忙呢？家裏出了什麼事故呢？許多疑問，晝夜像轆轤般在心上轉動，尋不出個解答。但是她很堅決的相信她女兒一定會來，所以天天盼望着，直到如今，仍然留着這沒有斷的一息，等那中止了十五年愛情的女兒，待要把她的小影，在沒有跨進天國以前，收入網膜裏面去，使她的靈魂可以得着最後的慰安。

十五年前，他們母女倆正在姓王的紳士人家幫傭。一天晚上，她喜孜孜的對她女兒說道：『金愛……寶貝的金愛，我們的運氣來了！從此我們不要再幹這辛苦可憐的奴隸生活，而且都可以安安逸穩的享福了。便是你的兄弟——傳宗，也不要再學那齷齪的酒店倌。寶貝的金愛！你真是我家的寶貝，你父親死的時候，幸虧你許給丁家的聘金，纔能給他送葬，誰曉得現在我們都要靠你享福了。』

這一片沒頭沒腦的話，竟把她的女兒怔住了。



『金愛，你不明白我的話麼？自然不明白的！說出來，怕你要喜歡得發呆哩，便是我，至今還疑惑是做夢。但是，金愛真的……這的確是真的！三老爺……我們的三老爺，他竟看中你，要娶你做四姨太太呢！他此刻纔叫進去同我說，他很愛你，肯給我們五百塊錢，丁家的退婚，由他去辦，我可以靠你過老，你的兄弟，也由他位置在他的利濟當裏，你想，這不是天大的喜事麼？』

她女兒呆了半響，便驚惶的說道：『母親，你允許了麼？你以為這事於我很幸福麼？』

『自然，那是不消說的！做這等富貴人家的姨太太，喫的，穿的，住的那一件不如意，又有許多丫頭，僕婦，聽你使喚，要出去遊玩，轎兒，車兒，馬兒，都是現成的。比較那做種田人家的妻子，一天辛苦到晚，還要愁凍愁餓，不是天差地遠麼？』

『但是，母親，我却不能不情願？』金愛很堅決的說。

『什麼？難道我聽錯了麼？』她驚異的，了不得，『像你這樣聰明伶俐的女子，爲』

什麼會有這般奇怪的回答，我真不能相信。」

『我以為做種田人家的妻子，至少總要比做富貴人家的小老婆好些。你不見二姨太太三姨太太，整日整夜的惹是非，哭泣，鬪氣麼？況且他們花幾百塊錢賣個小老婆，同小孩子買個泥人一樣，高興的時候，玩他，抱他，天神般的膜拜他，一時不高興，就把他摔在地上，踐踏得粉碎。至於貧窮人家呢，他們娶一個妻子，東拼西湊的很不容易，正像叫化子用幾個大錢買隻瓦盆，雖然很辛苦的用他，却還時時怕磕壞了沒錢買。』

『你的話也許是真的！不過這也要看各人的緣分，祇要你自己知趣，祇要三老爺喜歡你，那會有你所慮的事情。況且……』說到這裏，很低聲的對她說：『太太天天有病，二和三又是妓院裏娶來的，靠天照應，或者緣分湊巧，也許像李老爺家裏的偏房扶了正，那時你便是太太了。好孩子，你不要三心兩意罷！』

『我決不希望這個。』

「那麼，你一定要反對這件事麼……可憐我自從你父親亡過之後，度了七八年艱難困苦的光陰，好不容易把你們姊弟兩人哄大，到今朝，靠你的福，遇着這般好機運，我以爲苦盡甘來了，誰料你偏是不願意，難道我的命真有這般苦麼……好女孩子，做娘的總要你好的，你今年十七歲了，不要這樣一味固執，看娘的面上，你應許了罷……況且三老爺又很愛你呢……」說到此處，她的眼淚早淌下來了。她女兒沒有話說，也祇好陪着流淚。

她以爲她的女兒被她感動了，喜歡的了不得，這一夜做了許多團圓甘美的好夢。

明天，她的女兒竟背地走逃了。

她氣得幾乎發昏，跑來跑去，沒一處不尋到，三老爺也派許多人幫着她尋，但終於沒有尋着。

過了幾十天，便有人通知她，金愛已經和姓丁的未婚夫成婚，她還疑信參半，後

來說的人越加多了，她恨得牙癢癢地，倘然撞見她，幾乎會把她的肉咬下來。有一天，那丁家竟託人向她說起這件事，她狠狠地把那罵了一頓，並且對他着發誓：『今生今世，再不同這不要臉的賤婢相見。』

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她的兒子傳宗，也在這一年死去，她幾乎哭得死去活來。從此她便成爲世界上畸零孤寂的一人了。

但是她做了十幾年的女傭，倒也積攢了幾百塊錢。她還有一個遠房的姪兒，已經娶了妻子，在本鄉種幾畝租田，倒時常來向她獻殷勤，她也有點喜歡他。這時年紀老了，就把他當做繼子，一來靠老，二來死後的羹飯有着。後來自己無力做工，竟住在他家，把她所積的工錢，陸續給姪兒做資本。但是等到她的錢完了，他們待她，也就非常冷淡了。

她受了這種冷淡的待遇，時時想念死去的兒子，怨恨逃去的女兒，悲愁憂鬱，得不到一點安慰，因此使她衰老得很快，雖然不上六十，早像七十歲以外的人了。

今年正月，她起首患病，又沒錢請醫服藥，他們也不去管他。這時恰是五月的時候，他們正忙著割麥打麥，所以祇剩她一個人睡在這小房間裏。門外場上的打麥聲和小孩子們的喧嘩聲，非常之高，這房間裏却沈寂的了不得，一切都和死相近。鷄卵形的太陽光，一跳一跳的從她的枕旁移到她的耳殼上，又移到稀疏雪白的髮根上，她那最後的一線希望，幾乎要絕了。此時場上打麥的聲音，疏疏落落的停止，突然間起了一陣呼噪。一個中年的婦人，帶着兩三個孩子，霎時踏進這房間的門檻，後面一大羣人跟着進來，黑壓壓的塞了一屋，幾乎把房子都擠破了。

這婦人早從那一線的太陽光，黑暗裏認出這很安靜睡着的老婦，飛也似的搶前幾步，伏在她的枕旁喊道：『母親，你的女兒來了……來遲了！啊母親！你已經饒恕不孝的女兒麼？』說着，她的眼淚像明珠般一串一串的落下來。這時跟着進來的一羣人，都很沉靜很熱心的看着聽着。

她——老婦人——閉着的眼臉微微的一開，已聽見她的愛女了！她那乾癟的嘴唇，也略動了一動，接着兩嘴角向後一牽，似乎在說什麼話，但是一點也聽不出。忽然骨都的一聲，她的一雙眼又緩緩合攏來。這十五年不見面的母女——十五年愛情隔絕的母女，就在這一剎那永別了她！她哭得幾乎暈去。

此刻這鷄卵形的太陽光，正射在她的額上，發出很美麗的光彩，從前所有貧富，貴賤，苦樂，得失，悲歡，離合的觀念，從她的心坎裏洗刷一個淨盡。但是聽了她愛女號咷悲痛的哭聲，不曉得究竟是怎麼樣呢。

# 微聲

夢  
雷

一

在一個大雜院裏，（大雜院是北京一種住房的名稱；就是一個住宅，分居許多的人家；這種，大多是貧民和苦力所居。）靠南的二間小屋，是院主李思住着。李思是一個很勤苦的中年人；他雖有這處房屋，但還是在人家拉包車。他有一個老母，二個兄弟，和一妻一子；今天他的主人上天津去了，所以他能回家過一天快樂的日子。

李思抱着他的孩子落兒，坐在門口瞧胡同裏往來的車子；在這時候，有個外來的鄉人，惶恐而無主意的在他門口一帶來回的走着。他——那外來的鄉人——是一個年強力壯的青年；他圓而黑的臉，鑲着兩只笨大的眼；多筋而厚的手，提着

一個衣包。他的腦充滿了鄉村風味，於是，這胡同雖不是北京熱鬧的地方，而往來的車子，已經很能使他眼忙了。當他看見一輛汽車經過的時候，他驚異的張了眼，一直送到他視線不達的地方。他自語道：『這大概是三國演義上諸葛亮所造的木牛流馬之類了！』

李思看見了那鄉人，默想道：『那鄉人很是面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的……』鄉人看見李思坐着，他想問個訊，就走向李思去。他走到李思身旁，不覺不好意思起來，紅了紅臉，不問而走過去了。他想：『我又不認得人家，我問他用什麼稱呼呢？……老哥？……不好？……噫？……這樣能用打聽；末了道聲勞駕。』於是他又走向李思去；走到那裏，又不好意思起來，紅了紅臉，不問而走過。他這樣來回走了好幾次；最後他硬着頭皮，走着臉，吃吃的問李思道：『打：聽打聽，這裏這是太平胡同麼？』

『聽他的口音竟是我們同鄉了，』李思這樣想着，答道：『不錯，這裏就是太平』



胡同你尋誰？」

『太平胡同六十三號，有位姓李……』

李思不等鄉人說完，放下了落兒，站了起來道：

『這裏就是六十三號，我就姓李，你莫非是……』

鄉人道：『怪不得面熟得很，我是朱良，你莫非就是姊……』他遲遲的不敢說下去了。

『呀，原來是良兄弟！我一見你就想有點像，……只一時想不起來，你……』李思捉住了他的手說。

『姊丈……』朱良作了一揖，眼圈微紅了。

『你怎麼一個人上北京來了？』李思說。『我們且進去。』他就和朱良一同進去。『良兄弟來了……』他高聲告訴他的妻。

李思的妻，正坐着理頭，她聽見說他的兄弟來了，他的血，立刻脹起來湧到心頭，

接着快而重的一陣心跳；她站了起來，而她的兄弟，已經發現在她的面前了。

『姊……姊……』朱良嗚咽着叫。他的眼淚已經不由自主的流了出來。

李思的妻，拍着朱良的肩說道：『兄弟，我在家裏的時候，你不過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六年不見，長得這……麼……高了……』她也嗚咽着哭了。

李思拍着朱良道：『到底還是小孩子，要哭呢。——』回頭向他的妻道：『兄弟來了，不問……到陪着他哭起來了。瑚兒在家麼？』

李思的妻道：『不在家；你買點兒點心去罷。』李思走了，她對朱良道：『家裏多好麼？你怎麼一個人上北京來了？』

朱良擦乾了淚答道：『家裏多好；只因家鄉年年荒亂；今年張家二叔進京辦貨；爸爸說，家裏年成又不好，柴，米，又貴；還是進京請姊丈尋個事做做。就請二叔帶我進京來了。』

『咳！爸爸不知道，北京就兩年也尋不着事呢。——可是，你既然已經來了，我就

叫他替你留神尋個事。尋得着呢，也罷了；尋不着，你就好好住在這裏玩幾天再回家。——你書念到怎樣了，有進步沒有？」李思的妻問。

「姊姊進了京，我又念了兩年書；後來爸爸說，年紀大了，就叫我下田。（種田）」朱良說。『去年冬天，二叔叫我到一個肉鋪裏去算算賬；後來肉鋪倒了，我也就還家了，——<sup>第</sup>反正現在寫兩封平常信，還能夠。』

李思的妻道：『真的，人家看了你寫來的信說，字又寫得好，句子又通……稱贊你好幾句呢。你姊夫就是吃虧在不識幾個字……』

『現時姊夫做什麼事？』朱良問。

李思的妻答道：『你姊夫拉了六年車，積了幾個錢；就把這所房子買了下來；現在他還拉着車呢。我老和他說：這所房子收下來的房錢，一家子已經足用一月多的了；爲什麼還要牲口般的拉着車？他老是答道：「我又不識字，除了拉車，還做什麼呢？」兄弟，你姊夫真是一個勤苦老實人；你來了，也好學學他。——我也有六年

不在家了，家裏的事，一點多不知道；爸爸替你說媳婦了沒有？」

朱良紅着臉道：『已經娶了！只是她害人，不多幾時就生了一個孩子。從前我們自種自吃，到也過得去了；這時多了兩口人，自己田裏的糧食，只吃得九個月了！』

李思的妻笑道：『真是自己有了孩子，還是這樣孩子氣。娶妻生子，是大事，難道爲了窮就不娶妻了麼？——阿彌陀佛！爸爸現在有了孫子了！』

李思提了一塊羊肉幾根葱，進來道：『咱們自己做羊肉餅吃罷。』

他們一邊做着餅，一邊談論着。

『現在的事是真不易尋；除了拉車。』李思在一只小白爐旁，烤着餅說。

李思的妻大聲道：『他很認得幾個字；難道當個把門房還不成麼？』

『不是說不成，是沒有位置。就說工廠裏尋個工做做，還很難呢！在北京吃着白飯想尋事做的，不知有多少啦。』李思用火筷鼓着煤說。

「倘是沒事，拉車也好……」朱良想：「你拉幾年車就買房子，我不能麼……」  
「就說『拉車也好。』」

「拉車？」李思覺得奇怪的說。「一，你不認得北京的道路。二，你吃不了這苦。我勸你在這裏玩了幾天，還是回家種田……」或者——他烤好了一個餅，給朱良道：「你一定餓了，先吃罷。」

朱良吃了一口餅，想道：「我找個什麼事呢……拉車麼……種田麼……」

二

一天晚上；院內的人們，大半是睡着了；忽然一陣的打門聲，鼓般的響着。「一定是我們的醉鬼回來了。」一個婦人的聲音，在一間最小的房裏傳出來。「來了……」接着開房門的聲音；開大門的聲音；關大門的聲音；雜亂而有輕重的脚步聲……關房門聲；不大忽兒，小房裏就微微有點光亮射出來。

在這間小房裏除了一張大牀，一張櫃子，和一只小爐之外，是一樣東西多沒有了。在牀上是已經躺着兩個小孩；醉鬼也睡在牀上，吸着燕牌的紙煙；臉上還微微有些醉態。他的妻坐在一旁問道：『今天一天拉着幾吊錢？後天就是月半了！……上午麵鋪和「外國鷄」（北京的車夫呼車主叫「外國鷄」）多要錢來了。怎樣罷？』

「一共多少錢？」醉鬼迷迷花花的問。

「多少錢……」醉鬼的妻說。『糊塗……五塊錢車租；三塊錢麵錢——你今天到底拉了多少錢？』拿出來明天好買麵；我們今天還沒好好的吃頓飯呢。』說着，她就去探醉鬼的衣袋。醉鬼乘勢忽然的吻了他妻一下；接着躺着嬉嬉的笑。『不要臉的狗骨頭；說正經的，誰和你——』醉鬼的妻，打了醉鬼一下說：『拿錢來……』

「錢拉倒拉着十來吊錢啦；可是——」醉鬼用柔聲說。

「錢呢——可是怎樣給相好（相好，就是上海人所說的姘頭）的了。」她用

凶很的目光釘住了醉鬼。

『放你媽的屁！』醉鬼有些發火的罵他妻。『化了，怎樣？……給了相好的了，怎樣？……』

『倒是怎樣化的？』她火到眼多發了光。

『化了就化了，你們管得着麼？我馬牛般的拉了一天車；快樂快樂化幾個錢，還不許麼？——老實說：喝酒喝了；賭錢輸了。』醉鬼從衣袋裏拿出來了六七個銅子，一擲道：『還有這些；拿去。』

『除了賭錢喝酒就沒有什麼可玩的了？』她質問他。

『那是……有錢的，沒了事就聽戲，瞧電影，上公園……我們呢？……聽戲，瞧電影……除了賭錢，喝酒，或者化三十銅子上花枝胡同（北京最下等的娼女所在。

）——』

『有那一天，你們賭錢被警察捉去了；才是阿……彌……陀……佛！』她無可

辯論了，才說這麼一句。

『渾蛋，放……屁！』醉鬼用力的說。『他們——警察們——只知捉賭，不知道我們爲什麼賭……多是些渾蛋……』

『你才是渾蛋！……』她指着她的孩子。『你想家裏兩個孩子多不管；一個錢也不拿家來；渾蛋不渾蛋？』

『我自己多管不了，還管孩子？』醉鬼說。

『拉車的多着呢；沒有像你這樣的！——看李思也是拉車的；他拉了六年車，怎麼就把這處房屋多買下來了。他多麼勤苦；不要說喝酒賭錢……連煙多不吸的；就是天橋（在北京前門外，是一個大市場）多不大去玩的；他現在有了這一處房屋，還一天到晚拉着車。要是你有了這處房子，早賭死，醉死，生梅毒死了……人家一下子多麼和氣？這叫天理昭彰：愈愛化錢的，愈不給錢他；愈不愛化錢的，愈多給錢他。要是你有了錢麼，早「猴兒穿衣服，燒了毛」的好像有這麼回事的，棄



了妻子望人頭上扒了……」

『本來，猴兒有了衣服，還要毛做什麼？』醉鬼說，『古人說得好：「人生行樂耳……」有了錢不化，藏着，不是同沒有錢一樣。再說李思，一個造糞機器和養人機器罷了！——不要煩！我可要睡了。——哈哈！你能說我，我到也要說說你了：你既說我不勤苦；那末你呢？……你看對面屋裏的王寡婦；他一天到晚替人家縫衣服；他兩個孩子，還靠着她上學呢。你呢？頂好還要我做好了飯送到你嘴邊罷？……』醉鬼用指擊着牀說：『你譬如我是死了。』

『你活一天，我就得吃你一天；實在！除非你死了！』她玩着她自己的衣角說。

『我到過不過的時候，就自殺了；隨便你去過快活日子。——我死了，我到也快活了……』醉鬼深思的說。

『你死了，倒也罷了！你就死得了。——孩子們呢？……』她替孩子們蓋蓋好被說。

「孩子是你生的，我本來不要什麼孩子。」

「誰叫你娶我的……」她冷笑着說。

「我爸爸的主意；不是我自己用四人轎來擡你的……」

他們兩人多沒有什麼可說了；於是相對默然了半天。

「今天是過去了；明天一家子吃什麼？」她起首的問醉鬼。

「先把你的戒指當了再說。」醉鬼無可不可的說。

「放屁！一定不許你當……」

「不許當……」

「不許當……」

「不許當。那我也沒有別的法子；我只得——我只有三條路：一，先把你的戒指當了再說；二，倘是不許，我也不管你們了，我走我的路，反正我一個人終餓不死；三，我現在也活夠了，我就死，也沒什麼……你說怎樣？」醉鬼正經的說。先前，他們不

過說着玩的；現在是已經「以假作真」的正當談判起來了。

『哼……』他的妻冷笑着說：『走，就走；死，就死；你愛怎樣辦就怎樣；我的戒指是無論如何多不能當的。』

『一定……』

『誰說不一定？——你倒走一個我看看；死一個我看看。』

『哈！這有什麼，走，就走……』醉鬼說着，站了起來就走。

『好哥，我說得玩的；給你戒指罷……』她沒法，只得除下了她的戒指給醉鬼。『這個節，又能平平安安的過去了！』醉鬼拿着戒指嬉嬉的說。

三

王寡婦，一針一針的在縫着一件衣服。『怎樣呢……』她在默想着以後的生活：『現在的生活程度是一天高似一天了！什麼多貴了幾倍；我十個指頭，現在是

任不住兩個小孩的上學了！怎樣呢……」

王寡婦是一個忠誠的婦人？在五年前，她的丈夫就死了！他丈夫死的時候，她的大兒子誠兒才八歲；實兒才六歲；這五年中間，她用十個指頭養成了兩個孩子，並且還能使他們上學；她是怎樣一個有魄力的婦人啊。

現在，各樣東西多是貴的；她十指所換來的錢，如何夠兩人的學費？她在解決這個問題。

『不叫他們上學罷，一點知識沒有，將來怎樣做事；叫他們上學罷，又沒有這些錢財……』她無從解決的想着。她覺得煩惱起來，就來躺着迴她的心思。

在平常，她自起到睡，除了做飯；針和線是一直在她手裏的；她雖住在這雜亂的大雜院裏，但除了有事，她從沒和人家談論過；他不笑的臉，現出霜雪尊嚴的樣兒；但她一見她兩個孩子，就立刻發出她從心底裏出來的極甜密的笑容了。

誠兒和實兒跳着回來了。王寡婦就替他們擦臉，換衣服；他替誠兒擦臉時，看見

臉上還有些淚痕，就問道：『今天又是爲什麼？』

『沒什麼——』

『爲什麼哭？——』她說到哭字，誠兒已經哭了。

『剛才我和哥哥從學堂回家的時候，碰着了宗兒，他打了我一下；哥哥有氣，也打了他一下；他就哭着告訴他爸爸，他爸爸就罵我們……』

王寡婦替誠兒擦着眼淚，自己想起丈夫來；一陣心酸，不覺也哭了起來。實兒看見他們哭，也哭起來了。

在我們看來，誠兒們不像是她的兒子，因爲誠兒們穿的衣服，非但不破，而且潔淨；她自己不過穿着一件破衣罷了。

在晚上，他們就商量上學的問題。

『我晚上賣賣晚報不好麼？頂少一天能賣四五十份；我和兄弟的學費已經够了。』誠兒說。

王寡婦想道：『好是好的，只怕誠兒吃不了這苦。——古人說得好：「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我不怕他們現在吃苦，只要他們將來有用……』她就決然的道：『好的，只是你要和兄弟一塊兒；一個人晚上怕……』

明天，誠兒們在街上賣晚報；王寡婦在家裏縫衣服。自此以後，非但有上學的錢；並且一月可以積蓄多少錢了。

## 四

冬至已經過了，年節是一天近似一天，而大雜院裏的人們，也開始忙亂而且憂愁了。

在工人于四的房內，他和他妻子排列着坐在床上。這是一間很小的房，而住着五個人；煮飯的白泥爐，立在地中心；爐上的水壺裏，水氣一塊塊地噴着。

『媽，後天過年了！是不是今年我得買個大花炮；馬雷子（砲竹的一種）是怎樣

的響啊！——我記起來了！我還沒有新衣服呢。」一個八歲大的小孩拉着他娘說。

于四的妻，是一個滿面憂愁而且無精神的婦人，穿着一件極破的棉襖，喪氣的答道：『新衣服……寶貝，等你爸爸發了財再做！』

『媽，我過了年可以上學堂了。』較大的一個孩子說。

『什麼？』于四的妻說。

『先前我瞧見王家誠哥哥上學堂，我也要去，媽媽不是說明年再去麼？再過三天，就是明年了啊！』

于四的妻，用憂愁的眼光，看了他一看；一句話沒回答的低下她苦惱的頭去。

『媽，給我一個銅子買燒餅去。』最小的孩子說。忽然的，于四抬起頭來罵道：『銅子一個細錢多沒有。走！再上這裏來麻煩，我打破你的狗嘴！走……』

小孩驚懼的狂哭起來了；其餘兩個小孩，也驚異的偷看着他們的父親。

『哭打死你這個小雜種！』于四就是一掌打上去，幸而被他的妻托住，不然，那

小孩怎樣吃得住這無理的凶暴啊！

『阿保，不哭，爸爸打了！——大保和他出去好好玩去。』婦人說。

阿保就拉着他兩個兄弟，無聊的去了。

『你煩惱，也不用把孩子們出氣。』于四的妻說。

『好妹妹，（北京大多稱自己的妻叫妹妹）你替我想個法子罷，一忽兒要帳的就快來了啊！』于四悲聲的求他妻。

『我也實在沒有法子想。——到底外邊有多錢帳？我替你打算打算……』他妻問。

『你也總知道的：喫，穿，嫖，賭，我是一樣多不來！——除了去年嫁阿桂借了十塊錢，還有十二塊錢車租，三塊錢米帳，是沒有別的了。我一個窮工人，一時那裏來的二十五塊錢？明天廠裏發放十塊錢，那裏够？車租是年內非還不可了！你想：我自從不拉了車，已經八個月了，還好意思不還他呢？——啊！想起來了：那借的十塊錢，還



得利錢呢——算罷！一個月八毛，借了他十九個月，利錢多得十五塊多錢啦！本利一共二十五塊，共總四十塊錢……那裏來賣了我多還不够……啊……」于四長嘆的說。

『沒法，沒法……譬如十塊錢給了車主，還有三十塊錢呢……』他妻說。

于四思前想後，總覺得沒有妙法。『前世作的孽，這世來受啊……不得了！還是死了好……』不知不覺的死的觀念，已經跑進他的心了。於是他無聊的默想死的問題。

『本來你這個人太老實，人家嫁女兒，只有賺錢，你到賠起錢來了。』于四的妻說。

『罷了，罷了……』

『于家伯伯，有人找你。』這是門口一個小孩的聲音。

『要帳的來了！咳咳……』于四說：『好妹妹，你去和他說，我不在家罷。』

『醜媳婦總要見公婆面的，還是你自己去和他說兩句好話，讓他走。』

于四只得一走一搖，提心吊膽的走出去。

『我說：你借的那筆錢，好還了罷？』一個放印子（就是北京一種利率極大的借債）的，從他一只錢袋拿出了一個摺子，接着說道：『本錢十元；十九個月利錢，是十五元二毛；廣大家的舖保水印；王大的中人勞駕，你去拿出來了，我好到別處收帳。——本利一共二十五元二毛。』

于四脹大了眼，紅了臉，吃吃的答道：『現……在沒有。——』

放印子的立刻沉下臉來道：『沒有……不成！來了三次，老是沒有；今天沒有，明天也沒有；後天反正又是沒有；你要知道，今天是二十八了！』

『我實在沒有；本來你的錢，我替你預備好了。可巧我媳婦生起病來，把錢化完了！我說：你過了年來拿，行不行？我替你預備好在這裏。』

『我不管你媳婦病，不病，反正今天是要還錢；你想想，這十塊錢借了多少日子』

了』放印子的說。

于四哀求道：『我實在沒有錢，咱們哥兒們交情也是不含糊，大年夜來拿，行不行？』

咱們哥兒們雖說有交情，可是我借錢給人家，非得有交情才肯借啦；倘是人人像你這樣說有交情，就不還；那麼，我吃誰去，我說還是今天還了我算完事——你既說有交情，就得顧交情；像你這樣有交情，也是白的。』放印子的念書般的說。

『我不是說不還，我實在是沒有錢啊；老哥，後天晚上準給還不成了麼？』于四無法的說。

『不成，不成，一定不成！』

於是他們兩人就噪鬧起來。

院主李思，尋着噪鬧的聲音，忙忙的走到于四房裏；射出他老實的目光，瞧着放印子的問道：『朋友，什麼事啊——』

『你老先生來了，咱們評評理。』放印子的說：『他去年三月，借我十塊錢，到今天剛巧已經十九個月了；我問他要，他還是說沒有；你想：我們也是賣買交易，要是碰着的人全像他，我們不得賠本麼？——今天我要定了，他非給不可……』

于四悔恨的聽着放印子的高談闊論，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默立着。他想：『我借了人家的錢不還，本來不好；但這不是我有意不還，實在是沒法啊！』

李思指着于四道：『他也是一個可憐人！一家大小五口，靠着他自己一個人吃；廠裏呢，一個月才八塊錢工飯錢；一家子吃用還不能十足，那裏來的多餘？可憐他省吃省用的存了十來塊錢，可巧，上月他媳婦生了一場大病，多化完了！我說，朋友，你還是等兩天來拿罷。——』

放印子的連連搖頭道：『不成，不成！照你說，他是一輩子沒錢的了；難道我就等他一輩子？今天是非還錢不成，你要知道，我家裏連夜飯米多沒有啦；倘是不還，我只得在這裏吃睡了。』

『你聽，我說：後天他廠裏發工錢——』李思說

『真的麼？——』放印子的說。

『真的！——他放了工錢，我先叫他替你留着，還不成麼？』

『好是好的，可是後天準得還；——你得擔保。』

『那是一定。』李思說。

『那末……後天見……』放印子的說着去了。

于四的妻，是上他女兒那裏去了；阿保和他的兄弟在門口玩着；阿保忽然想起他的父親來，就跑家去；他用死力的開門，總開不開。他驚異的想道：『難道爸爸中了煤氣了……』他就用指頭在紙窗上劃破了往裏看去，不覺驚駭而且尖利的叫道：『爸爸上吊了……』

這驚異的呼聲，驚破了全院清早的寂寞。李思和醉鬼從夢裏驚醒；他們知道這一定不是騙人的話，因為貧民世界，過年時自殺的是時常有的事，他們就衣服多

顧不及穿，跳下床來，跑到于四的房去；這時全院的人們，已經多驚駭得全身顫抖了！只有老實的李思和常樂的醉鬼，算有點主意，他們機器般的打開了門。

『天啊！不要緊！還有用，氣多沒斷啦！』醉鬼對天作了一揖，並且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幸而覺着早呀！不到十分鐘，于四長嘆了一聲醒來了。

『謝天謝地……』醉鬼熱誠的對天作了無數的揖說。

兩點鐘以後，于四已復原了。李思安慰于四道：『你怎麼爲了三十塊錢就要尋死了？俗話說得好：「有人就有錢。」——不要緊的，他們要帳來，有我在這裏——你好好的養着，我去請大嫂子（指于四的妻）來。』

醉鬼這時覺得快活的對於四說道：『于大哥，你這個人真叫死心眼；三十塊錢的帳，算什麼？就要上吊？我一共有七八十塊錢的帳，一天到晚還是快快樂樂的；如今的世界，只得過一天，快活一天，算一天；倘是像你這樣量小，有十八個我也早死

完了你就照我這樣辦得了，等等他們要帳來，你就說明天給到明天，咱們就逃上澡堂子裏去一忽，等到吃過了餃子，（北京的風俗，大年夜吃餃子，吃過了餃子，無論一切賬目，多不許要了）咱們就回家，打他三斤酒，咱們就足喝一頓。過了年，更好辦了，作個揖，道聲恭喜，什麼多完了！（北京風俗，正月十五以內，不許要帳。）

于四聽見醉鬼這樣有趣地說，不覺也微微地笑了。

## 五

大年夜的晚上，大雜院裏一年只有一次的歡呼和熱鬧。小孩們一個個跳跳撞撞的放着砲竹玩。忽然間的，醉鬼和于四高高興興的回來了。醉鬼手裏提着一瓶酒，嘴裏咿咿唔唔的唱着一過年（戲名），他們聽見南房裏有玩牌九的聲音，他就叫他孩子道：『阿狗，把酒提去；告訴你媽，餃子要多做，肉要紅燒的。——』醉鬼說：

『阿貓來，來替爸爸親個嘴，我有好東西啊！』說着拿出了一包糖，一大包砲竹，給阿狗道：『拿去，和于家伯伯裏三個兄弟分。』說着，對於四道：『走，咱們瞧他們賭錢去。』

一張四方桌，圍着六七個人在賭錢。桌的正面，立着一個肉鋪老板；肥大的身體，一張較小的方檯，只坐着他屁股的一角。他大約是勝了，當他拿出兩隻牌來，看了一眼，他微笑的得意的擲在桌上：『天之九！』

無聊而且煩惱的莊家，只得拿出五吊錢來賠給他。

『老朱，手氣好啊！』醉鬼在那肥人身後拍了他一下。

老朱嚇了一跳，回頭看去，原來是醉鬼，他就大笑起來；大而紅的嘴，露出一排黑而黃的牙齒；厚而圓的眼瞼，笑到蓋沒了眼珠，只餘一線；他拍着他鼓般的肚皮道：

『哈哈……』他一隻手舉起三個指頭，一隻手拉着醉鬼的耳朵，到他嘴邊，說道：

『三元……哈哈……』



一個短小的朋友，叫楊良的；是輸到一個錢多沒了，他就輕輕離開了這裏，跑到房裏，剛巧他的妻不在房裏；他就開了他妻的箱子，偷了他妻一年積蓄成的三塊錢，逃到賭場翻本去。

醉鬼和朱四正在大塊肉吃，大杯酒喝的時候：

『我賭錢，你管得着麼？』楊良的聲音。

『你賭錢，我管不了；不過，你爲什麼把我的錢輸了？』婦人的聲音。大概是楊良的妻罷。

『輸了怎樣？——再說，我打你！』

『打我打罷！你打，你打……』

接着手和肉相碰所發生的聲音，哭聲，恨恨聲，相勸聲；迎接着未來而將到今年的新年；今年的將來……

## 六

『爸爸這樣心凶麼？爲了一百塊錢，叫我做四五十歲老頭兒的妻……』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質問他的母親。『媽，這件事——你願意不願意？——難道媽媽以前的愛我，原來是假的？我到如今才知道世上一切的人，多靠不住的；連父母多是靠不住的啊！丈夫更加了，我願意一輩子不嫁了……』

她母親心上說不出的苦楚，淚水珠般的在拋下來了。『珠兒，不是我不愛你，其實這件事連我多不知道，直到前天，你爸爸和胡老兒說定了，才告訴我的。你想，我是怎樣的愛你，我能把你嫁給一個老頭兒麼？——珠兒，你爸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我想，你還是順從了罷；婚姻也是天緣，一點兒多錯不了；你想，你爸爸先前是怎樣一個荒唐鬼，只是我嫁了他，沒法，只得順從他罷了。——』

『媽媽說得好！媽媽嫁錯了人，後悔來不及，媽媽已經嘗過了這層苦處，你就不替你女兒想想後來麼……』珠兒含淚的說。

她母親替他擦乾了淚說道：『珠兒，不是我不替你想後來，只因你爸爸已經說定了，男家庚帖也留了；沒有法子！珠兒，總是你命不好，你就忍了罷。』

『我們不好還胡老兒一百塊錢，就問他要還庚帖麼？——』珠兒覺得尚有一線希望的說。

無力的脚步聲，慢慢的近來；沒一忽，珠兒的父親，提着一根旱煙袋笑嬉嬉的進來。

『珠兒爲什麼哭？』珠兒的父親問。

她母親不敢說實話，只得道：『誰知道！』

她父親坐在牀上道：『我說幾句話，她準樂了！——珠兒，我已經替你說定了一家人家；有錢，有勢；一月裏面，就要來娶你了！你也得預備預備，你要知道，一個月以後，你就要做太太了……』

珠兒愈聽愈痛苦，不覺大哭起來。她想：『他（指她的父親）竟來開我的玩笑了！』

……我現在成了一個孤立的人了！世界上再沒有了解而愛我的人！連父親母親多不了解而愛我，那胡老兒更不用說，他必定要當我是他情慾的勝利品，看家婆……我是不能嫁給他的，無論如何……」

『怎麼愈哭得利害起來了？難道你不願意麼？』珠兒的父親，玩着亂柴式的鬚鬚說。

珠兒決然的答道：『是的，我不願意嫁給一個四十多歲老頭兒！』

『什麼話，不願意？——我到問你，你願意嫁給誰？』珠兒的父，站了起來，氣得鬚子一根根發抖的說。

『只要不過三十歲，好好裏的人，並且和我性情……』

『放屁……不要臉的東西！我費了十八年的心力，養出這樣一個混蛋東西來！』

……」

『我願意當姑子，我願意死；我不願意做胡老兒的老婆，』

珠兒父親氣得天昏地黑的罵道：「放屁！放屁！……反了，反了！……胡老兒——你的丈夫！……我年……紀老了，氣不過你！……」對他妻道：「我走。替你說珠兒有什麼死活，我問你；有一個壞事，我回來抽你的老骨頭。」說着提了鳥籠，氣沖沖一步一頓上東安市場聽大鼓去了。

幾天以後，兩對大金鼓，引導着一頂紅轎；新娘還在哭着。過路的人多說道：「誰家的女兒，這樣捨不得離她的父母啊！……」

七

林婆婆房裏新來了一個遠客。那個遠客，就是林婆婆的兒子林武；他當了三年兵，離家也已經三年了！他的妻林媽，在人家做女僕；現在聽見他的丈夫回來了，自然是極快樂的回家去探望探望。

林武和他妻相見了，有無數的話，——說不出的話，由感情，精神上傳達。

『你出去了三年，回來還是穿着一身軍衣！』

林媽等了半天，才說出了這麼一句。

林婆婆對林媽道：『你先去買三筋麵來，我們還沒吃飯啦。』

林媽無趣的去了。

林婆婆看見林媽出去了，然後說道：『武兒，自從你出了門，我受盡了你媳婦的氣！你出去了三個月，你媳婦就獨自一個走了出去，家裏她是全然不管——』

忽然林媽轉了出來，問道：『我怎麼待錯了？……』

林婆婆忽然看見林媽走了出來，到懾了一跳，紅着臉說不出什麼來了。

林武因為關於他母親的面子，不得不罵道：『鬧什麼，有話好好說……』

『我講給你聽：自從你走了，沒有三個月，家裏的錢多用完了；我沒法，只得到人家去當女僕；一月賺三塊錢，我自己留一塊錢，每月我送給她（指林婆婆）兩塊錢。到如今，你回家了，她還要說這種話，有良心沒有？你以為我歡喜當老媽子人家？』

吃飯我站着看人家躺着打扇——她說家裏的事我全然不管試問不是我每月給她兩塊錢，她還能活到這時候？你來了，她不說好話，到主使你來拿我出氣。我早知道的，不然，我中了她的計了！現在怎麼說……」林媽哭着說。

林武原知道他母親的不是，但母親是不得罪的；只得硬着頭皮罵他的妻  
道：『放屁！走……』

『走，就走，我早知道有這一天的！你們娘兒倆……』她大哭起來。

同院的人，聽見鬧得利害起來了；李思的妻，就來勸走了林媽，並且安慰她道：『你是個明白人，你想：就是你婆婆不好，難道你丈夫能罵她麼？那有丈夫離家了三  
年，回來了不痛愛他妻的？他不過假意的罵你給你婆婆聽罷了……』

林武聽見他妻在遠處微哭的怨屈聲，不覺心上和刀割般的痛……





# 啞叭的一個夢

夢雷

這條街上的住民，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可憐的化子；他不能言語，我們就賜他一個很普通的名字：啞叭。他只有母親還生存着；她是一個瞎子，她的白髮好像馬尾巴，她住在破廟裏；有時候，她的獨子啞叭拉着她一同到我們這條街上來要飯。但是她現在再也沒有從城外走到城裏來的能力了！可憐的老婆婆，一個人長期在廟裏睡着，天天等她的獨子歸家；因為她是沒有要飯的能力了，那末，非得等到她的兒子回來之後，那裏有有東西吃的希望？

啞叭是一個神經很敏的人，但是上帝忘記賜他言語的能力；並且他很老實，所以他同我們的情分也很好。他每日早上有掙三個銅子的職業——我的鄰家是一個露天茶館，他同他們生火，拿汽水裝到冰箱裏去——三個銅子只夠他們兩

人的住廟錢，（北京無家的貧民和化子，大多數住在城外的破廟裏，每天一人住的錢是一個銅子。）所以他不得不接續他的要飯生活。他的命運很好，或者是他不能說話的原故；他每天要來的飯，足夠他一人過活；並且每天還有二三十個銅子的進款——也是要來的——所以他母親的食住也足夠了。

天氣漸漸的熱了，他的惡運也來了！——或者是他的好運——因為他走路過度，他的腿上就生起一個外症來。有一天，外症漫漫的痛起來了，他就在樹下抱着腿哭着。他想起來腿上生個外症，或者就是死亡的預兆，那末，可憐的瞎眼老人——他的母親——呢？想到這兒，他素來不能發生聲音的發音機關，也發起唔呀的聲音來了。

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露天茶店主人發言道：『他——啞叭——是一個不能言語的可憐人，他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母靠着他要飯度日子；可憐他現在腿upper生了一個外症，一個錢也要不着。』啞叭坐在地下也打起手勢來。店主人又接着

說道：『他是一個孝子！』這樣的報告第二次還沒有完，啞叭的破錢袋已經裝滿了銅子了。

他的希望滿足了他的希望，不過要得着銅子罷了；他這時候想：這小小的外症，只要買點藥一敷就能好的，有了銅子買不到藥麼？金錢真是萬能！他的希望已竟滿足，他就在樹蔭底下沉沉的睡去。

寂寞的深夜，微明的星照着一座小小的孤廟；廟裏住着許多的化子，啞叭同他母親也是中間的一部份。他母親睡熟了，他老想着方才在樹下做的一個夢：他在夢裏能夠說話了，他的母親眼也明了，住的是極好的房子，又有錢，他想去想來，一夜沒有睡覺。

他經過了這次夢境之後；他一有空就想着那次的夢。最後他自語道：『我但願我天天做這樣的夢，人間的幸福，或者我可以在夢裏得到他。』



# 在六歲中發生的一件事——影

夢雷

當他出現在地球上的那一天，他的家庭忙到了不得，面白而且潔的醫生，在客廳上走來走去。『怎樣了，小孩落地了罷，用不着我了罷？』他這樣的幻想着。他的父親呢？在書房裏留心着僕人們來報信。——少爺或是小姐。——總之希望母子平安，沒有一點兒特別的事故發生。

他的母親已經很願意的分她自己的身子一半給他，並且送給他她自己靈魂中的二分之一。他的母親經過這樣大的苦痛，她微聲說道：『世界上又多了一個人了，他們的家庭加了一個可愛的小孩兒了！』但是世界上的人誰又知道有這樣的小孩兒？

他落地了。他看見地上的影子，於是他就哭了。

醫生聽見小孩的哭聲，就拿起破皮包提着——回家去。

他的父親聽見了小孩——他——的哭聲，忙着問道：『少爺還……？』他的父親沒有說完，張才已經走到書房裏對着他的父親報告道：『恭喜老爺，是一位少爺。』

他現在五歲了。

他愛照鏡子玩。

他這五年中的生活，和世界上所有人類一歲到五歲的生活是一樣的，完全是活動影戲，并且人人經歷過的看見過的。

這是照例要發生的事，沒有什麼希奇，就是台義兒的主人呢，還是兒子，也是很平常的事。五歲的小孩，天然能夠有點兒智識了；和別的孩子們一樣的能够言語，走路，以及其他……等等。

一天他坐在他媽的身旁，他已經成了一個可愛好玩的——不，總之和旁的孩子們一樣的『這麼一回事』。

但是要聲明他的思想很發達；他的兩只眼大而又圓，好像一個哲學家，這或者是和旁的小孩有點不同的地方。

他坐的好好的。

忽然間看見地上的影子，他哭起來了。

他的媽實在不懂他爲什麼哭。

他以後就時時決計想離開這可恐怖的東西；但是老沒法子。

他老和影子在一塊，這樣日子多了，也沒有什麼恐怖了。但是他發生了一個奇怪的問題：『影子能够生活麼？』

這個問題他研究了幾個月；他才決定影子也能生活的。

他對他媽說道：『這影子也能生活的。因爲我吃的時候他也在吃；玩的時候他也在玩着；我睡的時候他也在睡着；一件東西能夠吃，睡，玩，還不是能生活的麼？』

但是他又想：『他爲什麼不能言語？』

『啞叭不能言語的，魚也不能言語的。』他自己辯着自己。他又想道：『他不過學着我的動作罷了！』

這個問題他研究了有好幾十天。

一天在吃晚飯的時候，他無意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看見他母親吃飯是這樣吃法，他自己吃飯也是這樣吃法；並且想到以前他自己的吃，玩，睡，沒有一樣和母親不同的。他就自言自語道：『我的動作也是從人家學來的，我不過和影子一樣的東西。我或者就是媽的影子；媽呢，是媽的媽的影子；媽的媽呢，或者竟是上帝的影子！』

他現在六歲了。他又有兩件事能夠證明影子能夠生活的。

當他大哥結婚的那一天，有許多人來對大哥和一個女人賀喜；就有許多的影子和二個影子鞠躬，影子也能交際！

大哥和一個美麗的女人結婚的時候；有兩個影子也在結婚。



這愈加可以證明黑影能够生活了！

十個月以後，那個與大哥結婚的女人，生產了！生了一個可愛的小人兒；那個天和那個產婦近在一塊兒的影兒，也生了一個小影兒。

『這是一定的！大影兒生小影兒，小影兒再生細影兒；這樣的沒有定止！』他決斷的說。

下雨的那一天，醫生宣告他的爸爸死了！但是他說道：『爸爸沒有死；你們瞧！那個影兒還活着在睡覺呢！』



# 微波

夢雷

米灰色的天空，太陽光剛射到禮拜堂的塔尖；跟着朝陽出來的一塊塊的浮雲，漸漸的沉消；而鷄啼聲和犬吠聲，也開始的喧鬧。

東城根一塊不潔的住地，一條多灰塵的街上；鴿棚似的一處處小而破髒的房屋，慢慢的從晨霧中現出她的半截來，好像月夜河中的屋影。

街的東口，朝北的兩扇小門，漫漫的開了；而從門內，走出兩個體格偉大的工人來。

『老子，我們先到東興居去吃飯，』一個說。他穿着一身青土布的短衫，粗而長的頭髮，蓋在額上；厚而大的手，一只拿着一桿旱煙筒，一只搖着一把大蒲扇；笨重而多力的腳，穿着一雙破髒的布鞋；他嘴裏是在吹着不成調的曲兒。

『也好』老子說。他的臉非常之大而且黑，紅而厚的嘴唇，占了他臉很多的一部分；和他的同伴一樣，一只手拿着扇子，一只手拿着旱煙筒，而旱煙筒是在他手指上很巧妙的轉。他們年紀很輕，而看上去，已有三十多歲的樣兒了。『今天是禮拜三罷？』小周。老子說完後，把他自己的中指，放在嘴裏斜着頭來咬指甲。

『不錯，禮拜還有三天啦！』小周走快些說：『我餓極了，快些走！』

他們走到西口，在盡頭處，有一個小小的麵店，屋簷上高高的掛着一牌木牌，寫着東興店三字；他們兩人走到那裏，自然而然的就走進了去。髒極了，二間小小的破屋，有許多的工人是在吃麵；香煙，旱煙，和煤爐裏的煙，在門的上部，一陣陣雲般的湧出；鐵匙和鐵鍋相擊的聲音，吃麵收吸和談笑的聲音，像夏夜山中雷雨和風聲。

他們兩人進去之後，就坐在牆角的一張小桌旁；一個滿身油泥的夥計，笑聲的道：『今天吃什麼？先生們。』

『白乾五百（北京土人一個銅子差不多是多叫一百錢）一杯的兩杯，兩個子兒落花生米，兩塊香干，切三百錢的羊頭肉。』小周一口氣的說。

『仍舊是那些東西！』夥計說。『您只要說「照例拿來」，我也就知道了。嚇嚇——我們今天有新烤的大塊羊肉，您也少來兩塊吃？』

『你別來把我們打哈哈（取笑的意思）了，一月也沒餘錢吃回把羊肉，還是把老例子拿來罷。』小周說。

『去……』老子微有些憎惡他，『快些拿菜去罷。』

夥計嘴裏叫着去了。一個很大的爐旁，許多人在忙亂着；和麵的在和麵，炒的炒，燒的燒，汗直從他們額上流下來；一羣羣成隊的蒼蠅，在屋內團團的飛轉，並且有嗡嗡的聲音，像遠處的雷聲！

小周轉着頭四圍看了一看說：『人家有錢的多睡呢，咱們已經起來了半天，要吃飯了。』忽然一羣蠅，浮雲似的落在他們的身上和桌上。『唷，好多啊！』他提起

扇子就亂趕，他這樣一趕，全屋子的蠅多波動着而飛起來了，於是一羣羣些些殺殺好像夏夜的繁星。『哈……哈哈！』小周笑了。而在屋內的衆人，憎惡的目光，立刻比看蠅更注目的看着他。

『哼……』老子也抬眼瞧了瞧小周。

夥計已經把酒菜拿來了，他們多喝下一口酒；老子筷也不用，提起一塊羊頭肉就送在嘴裏。

在他們桌旁，來了一個工人；速而大的步抬得很高；紅黑而肥的臉嘻笑着；手裏玩弄着一根小柳條。『夥計，來……』他坐到椅上就叫。

『嘎！喜先生來了！』夥計對那工人嘻皮笑臉的說：『吃什麼呢？』

『阿四，』喜官拍了夥計的肩膀一下叫他：『我告訴你，昨天輸了一塊一百錢，可巧今天廠裏發了薪工了！』

『不講這些，怪忙的，吃什麼罷——』夥計說：『您是沒有一刻不快樂的。』

「咦你說不講這些你自己倒講了哈哈——去罷快點兒」喜哥說『先拿根小竹絲來——二根兩根』

「你又要——」夥計說着去了，

「要什麼？」喜哥說着，自己去拿了根竹絲來，於是他捉住了一個蒼蠅，竹絲刺進蠅的糞門，立在桌角叫他玩竹絲。他繃了繃眉頭，又笑了；再捉了三個蠅，一只桌角立了一個；於是他拍着手笑。他樂着看看那四個蠅痛苦的在玩竹絲。

「好一個快樂無愁的青年人」小周看了看喜哥說。

喜哥轉過頭來看見小周們，一句話也沒有，呆呆的喝着悶酒，他就有些不樂意了。『到有些像請門神』他想，不覺又笑了。

「你父親到底病到怎樣了，小周」老子問。

「不是他麼？」小周繃起眉頭說：「你和我同院子住，難道還不知道麼？」他咬了一口醬干，又喝了口酒，停忽兒說：『直截痛快說，是沒有用了！』他深思的嘆氣，

「唉……倘是有個好壞，我是怎樣辦好，一點兒家產也沒有。」

「喪氣！今天是喪氣！」喜哥斜眼瞧瞧他們，燃着了一根煙，搖搖擺擺的出去了。

「這日子真沒法兒過，」老子用眼睛送走了喜哥說。「像這種年輕人，一絲沒有掛念，一天到晚吃做事，睡喜佛似的，倒也不錯。——就說我一家六七口，這樣的年頭，又是各樣多貴，——過不了這種日子。」他用筷來擊着桌子。

「我們哥倆講講不要緊，」小周坐近了老子說，「到不了的時候，也只得請個會了。」

「請會！」老子搖頭說：「不是這個時候能，誰有多錢來上會並且……」

他們半天說不出話來。吃飯的人們，愈加多了。夥計們忙得嘴一刻不停的說，腳一刻不停的走，好像穿花的蝴蝶，在客人們的桌旁轉。坐在櫃上一個肥大的記帳員，他大而圓的毛刺刺的頭，得意而且微笑的看着主顧；而嘴裏，不住的噴出濃多的旱煙來。



『再沒有法子，也只得賭白棚了。（北京的風俗，凡是死了人沒錢送葬，就請許多親友來賭錢，但是頭錢抽得非常之大，因為要把所得的頭錢就來送發死人。）』小周出神的說，一種奇特的想像，他好像現在他父親是已經死了，而他呢，在怎樣的去想法子弄錢去發送他父親。

『賭白棚？』老子搖頭說：『你不見得有這樣靠得住的親友罷……』他拿出布袋中的煙絲，裝一筒在旱煙斗裏，燃着了用力的吸。

『但是……』小周說。他停一刻接着道：『有了……我舅舅洪清或者能够幫助我罷……』

『不錯』老子高聲的叫。『夥計，來兩個十兩的炒醬拌麵。』他把所有的酒多喝了。

他們吃得很快，不一會兒已經吃完了麵，而工廠放氣的聲音，長而且凶的叫起來。『上工了，』老子說。

『走！』他們兩人臉也不洗，只用手來擦了擦，給了飯錢就走。

天慢慢的夜了，風烏一羣羣掠過高大的禮拜堂，飛過城牆去；奇美的雲，橫行着而且變化；工廠裏的大煙筒，火山似的吐出煙來，被風吹成一條長而闊的黑布；粗大的放氣聲，又發作了；一羣一羣的工人，螞蟻般多懶懶的歸家去，在人羣中，老子和小周也是同樣的走出門來。

『嚙……』老于舉起兩手升個懶腰說：『一天又算過去了！』

『可不是麼？』小周抹了抹臉說：『做牛做馬一天，這叫什麼日子？一天到晚，手脚不住的做，直是變成了機器了。——實在，我們比坐在監牢裏的罪人也不及；只是心上稍微的安慰些罷了。』

停在門口的一輛紅色的汽車，開始的顫動了；一個中年而華麗並且闊綽的男子，脚着一枝呂宋煙，搖搖擺擺的走出門來；門旁的警察，對他行禮，而且指揮工人

們。『靠邊路走！』他說。立刻，工人們分出一條路來讓他，他得意而且走得很快；頭抬得非常之高，他的視線是直的，就是旁邊許多的工人，他也好像沒有看見；他白中透紅的臉，間雜在工人的羣隊裏，好像秋後枯敗的桃林裏獨留一只鮮紅的桃子；一根金鑲手杖，在他手裏轉着飛舞；輕薄的華絲葛長衫，被斜陽照着，一絲絲的放光。這時有一個工人，稍微近了他一些，他微微轉過頭來，尖銳，凶暴，自大，輕人的目光，立刻對那人的面上射了射；仍舊走他的，愈加快了；鞋底着地的聲音，輕而合拍，他一脚踏上了汽車，在車角上一躺，他全身倒着，閉了眼養神。車開足了馬力飛一般的去了。

『好個寫意的老板！我們何年何日才能……？』小周說到這裏，不好意思再說，住了。

『哼……』老于瞟了小周一眼說：『再世或者永不——你倒有好大的志氣和希望啊……』

『你看——多麼威嚴而且壯麗』小周說。

『不見得，我說是凶暴而且自大……』老于說，他多筋而粗大的手，是一條條現出筋的青色來。『不要談他，我只覺得他可憎；怎樣的自大，一個年輕的人，靠了父親的福，這樣的凶暴而且自大！小周——』他用力的說：『我手裏沒有手鎗，不然——或者也許……罷？』

『低聲，老于！』小周迅速的說：『無謂的空話……』

『手鎗——無謂的空話』一個年青的工人，在他們後面跟來；他莊嚴而毫無笑容的臉，像夜深的秋月；他走得非常之快，濃而深的眉毛，蓋到眼皮；微現些英氣；他只幾步，就步過了他們；他回頭看看老于，仍舊的走。

『這不是住在我們對過的諸深麼？』老于問。

『是，』小周點了點頭高聲的叫：『諸大哥。』

諸深回頭道：『朋友，回頭見，』仍舊的走。

『真是我們廠裏一個最奇怪的人。』小周對老子說：『他是一個獨身；既沒有父母，又沒有妻子，一個人住在吳老太那裏。——或者是廠主的親信人，充做工人來窺探我們罷。』——

『爲什麼？』老子迅速的問。

『因爲上回我們罷工了兩次。』小周自信的說。

『嚇……你這個人。』——老子冷笑小周說：『上次罷工，誰的舉動，你多不知道；你也算是一份子盲從罷了！——就是他！』

『就是他？——一個陰仔仔的少年，還有這大的魔力？』小周說。『但是，你說我盲從，我以爲只要一件事是平正而且對於我自己有益的，我就可以盲從，我自從的事，不是從的人啊！』

『大概是——可以說是對的，但是——』老子斜着眼看了看他。

他們走過了三條小路，方才到一個絲廠的煤棧旁。

『絲廠也放工了，我們看看女工人。』小周說：『我們只走到這兒，坐汽車的老板，早已到家了罷？』

『不要提他，可憎的！』老于不注意的答。『怎樣的凶暴而且自大！』

『放工了！』小周指絲廠說：『你看，一羣羣的出來，快走！』

絲廠是放工了，一羣羣女工，多提着飯籃出來；在門口站了幾個檢查者，把女工們一個個的細細檢查；可憐的女工們，多低着頭，紅了臉，讓他們隨便的去檢查；她們的籃子和身上穿的衣服，好像修毛的一只只小羊。

『做女工也不易！』小周說。

『是的，他們的自由和人格，多被搶奪了！』從小周身後發生的聲音，是諸深。

『一個女子或婦人，清白的；隨便人家搜，並且每天有一次的，爲什麼？』老于深思的說。

『爲金錢，』小周迅速的說到這裏，改他的口氣，瞧了瞧老于，很慢的道：『或者

是罷……」

「哼……」諸深睜了小周一眼道：「爲愛，愛金錢，並且愛他自己的生命。」

「是麼？」小周注目着諸深，他想：「一個奇怪而且無情的少年！」「你或者也愛自己的生命，」他接着問青年。

「是的，我更加愛我的生命，比你們更加利害些；更加，更加……」諸深答，他的脚尖在地上合調的拍着。「或者——可以說是罷。已經到了愛的極頂而且已經——或者是跳出了——但是沒有的。」

「什麼？」小周臉微微的紅了道，「我不懂。」

「不懂？」諸深說，「或者也是你的幸福。」

在他人身旁發生了一種反抗的聲音。「可厭的，走！」細小的女子的聲音。

「我不厭你，」一個男子在調笑他。「我愛你。」

「渾蛋，走！」女子紅着臉說。「我叫警察。」

男子從人們中躲跑了。

「他也稍微懂得一點愛，」諸深說。

在他們談論的時候，工廠門口發生了噪鬧了。

「哼！一個不要臉的婦人！」一個檢查女工的女檢查者，手裏提着一球亂絲說。  
「怎麼樣了？」一個問。

「法子愈演愈高妙，絲藏到褲子裏去了。」女檢查者說。

「哼——」一個男檢查者指站在一旁的一個青年婦人說：「你不是阿細麼？你來的時候，我就看出你賊頭賊腦，是一個不要臉的婦人。」他高聲的說：「你們大家看看阿細——她是叫阿細，是個女賊，把絲偷了藏在褲子裏。」

可憐的阿細臉紅到像紅沙果，她用手來遮蓋她自己的臉；她是要哭了！許多人，多一眼不斜的瞧着她，她是如何的難爲情啊！並且人家多已知道她的名字是叫阿細了，她無法，只得哀求道：「這是一團亂絲，我以為是沒有用的，想帶還去給小



孩們玩，『她嗚咽着。

『一團亂絲沒有用的？別不要臉了！一天這樣一團，十天這成了許多了。並且，人像你這樣，絲廠就不用開，還好意思辯啦。我看你臉皮直比城門上的鐵皮還厚！』一個檢查員說。

『還和她講理啦。』一個說。『這種不要臉的娘們，（北京下等社會叫婦人的稱呼）請帳房裏劉先生好好的辦她一辦就完了，那兒來這麼大工夫顧她。』他說着，一邊在檢查旁的女工。『你們大家看看，這是阿細，無論誰偷了絲，多能查出的。』他又對女工們說。

阿細聽見要到帳房裏請劉先生，立刻駭到全身多顫抖起來；她知道他們是把她當偷絲的女工這樣辦，她早已看見過，有時候她的同伴帶絲出去，查着了，非但要開除，並且要在廠門口縛三天；她非常之恐懼，她想哀求他們，但是她知道愈加哀求是愈加受辱；她四圍看看，也沒有一個人能幫助她的，於是她哭了。

劉先生已經出來了，一個肥大的人，手裏托着一支水煙袋，一筒筒的吸着。『照例辦好了，』他隨便而且自然的說：『她不是叫阿細麼？』

『是的，姓王，』一個檢查員恭恭敬敬的答。

『劉先生——』阿細叫。

『什麼？』劉先生回頭板起了臉問。

終於阿細對他跪下了拜道：『劉先生開恩，不過一團亂絲，沒用的，您不信，您看，先生，積德修好；先生，開恩，不過一團亂絲，——』

『頂好的絲，什麼一團亂絲？——不能的，大家像你，哼！——大家只要說是一團亂絲。——不能的，非照例重辦不可。你要知道，現在廠裏時常少絲，進出差不少；老板以為是我們帳房裏出的花手，其實全是你們這般東西偷的。——非重辦不可！』劉先生虎着臉愈說愈凶。『夥計們，照例辦好了，』他說完了，一搖二擺去了。

看的人，愈加多了；一把把搖着的扇子，像夏夜的星；老子和諸深小周也擠着看；

諸深的愁怒的臉，漸漸紅了，他用力緊握着自己的兩拳，並且攙起了衣袖；大的青筋，柳條般鼓起；他抖擻抖擻衣服。『唉……』他萎頓下了。『可厭而且無用的一羣！』

『你覺得怎樣？』小周拉拉老于的衣角說。

『或者有些不平而且忿怒。』老于說。『你呢？』他擦自己頭上的汗。

『這可憐的女人，明天一定捆在這裏門口。』小周說。

『走——』老于說：『我不忍再看了……』他咬着牙高聲的說：『走……』

『那不是我們早上在麵店裏碰着的叫什麼喜哥麼？』小周指着喜哥說：『他也在樂着看。』

『沒有心肺的小孩！』老于說。『走——』

『是的！』諸深說。『我想確實的，他（喜哥）現在看着只覺得好看，心上是毫無感覺的。』

諸深也從人們中擠出去了，他很快的走，這時太陽已經落了，天空漸漸罩上米灰色的迷幕，工廠中的煙，還是在不斷的吐。

諸深跑到東興居草草的吃了些麵，就大步的走還家去。『她（阿細）就是住在我鄰家的婦人，她好像有丈夫，還有孩子；可憐她今天不能回去了……』他想。明天早上，絲廠上工的時候，阿細已經被他們縛在廠門口的一根中柱上，許多看熱鬧的人，有的在指點而且說笑着。

可憐阿細，同將臨死刑的罪人一樣，閉着眼等她自己最後的結果；她有時微微張開眼睛來，看見她的同伴，多一羣羣的進廠工作去了；有的女工，以前和她不對的，在她面前走過的時候，嬉笑而且恥辱她。她想，『我以後還有什麼臉見她們？！……』她把自已的頭低下去，她好像跪在上帝面前的一只小羊，紛亂的頭髮，一團團的垂着。

『雖然是偷絲賊，而臉面長得還算好……』兩個輕薄少年站在鐵欄旁看她

而且說。

『天啊……』阿細嘆了一口氣。伊想：『不如死，死了靈魂安適而且無知了，雖是肉體受着恥辱；現在我淨潔的靈魂，也受了無上的恥辱了！』

人們多漸漸的散去，而阿細已經深深印進他們看衆的腦中。一個悲哀的女子，低着頭，縛在一根柱上，紛亂的頭髮，一團團垂在她臉旁，微開着眼，一顆顆熱而淨的淚珠，由她頰上拋下；而近於她身旁，有許多她的同類在看她。

『三天了……一個被恥辱傷害的婦人，』諸深在他自己的住房裏走得很快，轉着說。他煩悶的心鄭重的顫動，天是已經黑了，他就點着了一只茶碗大的煤油燈，很光亮的，從一粒火的體質上射出無數的光線來。

他是一個獨身者，在他房裏，只有他一個人的足印，或許他的房東吳老太在他房裏坐過罷；但也很難得的。在他房裏，有張小床，一只木箱和些凳桌；其餘也只有他一個人所必要用的東西；他從來沒有來過一個客人，所以就是茶杯，也只有他

自己用的一只。

他仍舊在房裏來回的走，很熱的天氣，人家多在街上乘涼，但他不覺得；禮拜堂的鐘，打了九下了。他就吹滅了燈，睡上床去。

在他將近睡着的時候，他聽見鄰家夾牆的一間房裏，有一種極悲哀而且細輕的哭聲。

『好不要臉的賤人！你到回來了！唉——氣死我了……』一個重大的聲音，走進去，粗笨的說。

女子的哭聲，於是更加悲痛而且沉悶。

『哭什麼！』男子坐在床上說：『賤骨頭，叫我還有什麼臉面去見人，吃飽了飯，開了偷絲——』

諸深聽到這裏，迅速的坐了起來聽。

『唉——』女子答話了。『我並不是偷他的絲，不過拿一團沒用的亂絲——』

『放屁——』男子立起來說。『人家錯罰你』接着一個很重的手掌打到臉皮上的聲音。『打你這不要臉的賤人！』

女子大聲的哭了。『我在外邊受人家的恥辱，你非但不幫助我，並且還要打我，……』哭聲中帶的語氣。

『女子是阿細，男子或我就是她丈夫了，』諸深想。『但是……』

『還哭？——』男子說。『我打你這不要臉的！』接着連連發生皮肉相擊的聲音，和求救的哭聲。

人聲漸漸多了。『保兒，住手！』老婦人的語氣。『有話好說，動手做什麼？』

『我不要這種不要臉的婦人，賤骨頭是個賊，我不要這樣的妻。——非休她不可！』男子說。

女子還是在很悲苦的哭着。

『保兒，說話想想，不是容易事啊！』老婦人說。

『哥哥』一個細小女子的聲音。『完了罷，俗話說得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再說嫂子也不是有心偷人家的絲，不過拿一團無用的亂絲罷了；還是廠裏待人太凶。你想，人家欺負你媳婦，你非但不想法子出氣，倒還來把自己的媳婦出起氣來了。——』

『三妹，你管不了這事；我只知道有個賊媳婦在家裏，叫我怎樣出去見人。』男人說；『小二，去請你姥姥（舅婆）來。』

『小二，回來，不用聽你爸爸話。』三妹說。『哥哥，完了罷。——』

『小二，去！不去我打死你！』男子說。

『要說，叫她（阿細）媽來管教管教，也是實在要的；小二，去罷。』老婦人說。比較的靜寂了，只有阿細悲哀沉痛的哭聲。

『一個凶橫的男子』諸深說。他來回的在走着，低着頭，撻起了衣袖，露出他粗大的臂，用力的握着拳，自己擊了一下自己的手掌。『一個男子，拿自己的妻來出』



氣哼——」

半天，又喧鬧起來了。諸深蹲在牆角盡心的聽。

「親太太，也不用生氣，保兒也就罷了，總是我女兒不成人——」又一個婦人剛到的言語。

「媽，住了！」阿細說：「其實不是我不成人，我並不是要偷他們的絲——」

「住了！」保兒的怒聲。「還不認錯，這種不要臉的婦人，我不要；岳媽，你就帶她走罷——」

「住嘴，保兒——」保兒的母親的口氣。

「住什麼嘴？我非休她不可！」保兒凶強的說。「這樣的一個偷絲婦女，我是不要；我家從來沒有出過賊。」

「好保兒，」阿細的母親說：「阿細來了已經六年，而且生了兩個孩子了；總算六年中沒有什麼錯處，這次坐算她不應該，也得看看孩子面上——」

『什麼孩子不孩子！』保兒說。『反正休了她，有我來教養；無論如何說法，這種賊婦人我總歸不要。』

雙方默然了半天。

『無論怎樣帶去的好。』保兒說。『再別麻煩了，我可要睡了。』

『照我說，還是親太太把阿細先帶回去管教管教，等幾天保兒氣平平，再把她接來，您說怎樣？』保兒的母親說。

『唉！沒法也只得這樣了。』阿細的母親說。『走阿細，只爲你這個賤人，賊婦，害我！』

有幾個婦人出去之後，漸漸的寂靜了，而諸深也就扒進被褥中去。

在東口一棵極大的槐樹，槐樹下有一個很廣闊的天棚；天棚下就是載哥開的露天茶館。工人們在放工後，多在這裏吃茶的；這是他們唯一的消閒和集會的地方；兩百錢一壺茶，或者再來幾枝煙，已經可以消他們許多煩悶的時候。

今天是星期日，所以露天茶館的工人比別日更加來得多些；老于和小周，也在大樹根的一張茶桌旁坐着。

這時差不多只有九點鐘光景，順着城根的一條土路上，笨重的煤車，一輛輛的慢慢地過去，拾煤的小孩，在車後遠遠的跟着，等那煤車上落下的碎煤；每塊碎煤落地，就有許多小孩來搶。他們多只穿着條破褲；各人提着只放煤的破籃兒；間或有一兩個白髮的老婆婆，也在拾煤，並且和小孩們競爭着；在這時，有一輛煤車，載着很多的煤，被輕鬆的泥沙埋住；一個趕煤車的煤夫，揚起他黑而粗的手來，打那拉車的騾子；但是騾子怎樣的想努力的往前走，終究因為車輪埋在泥裏太深，以至無效；煤夫他滿面煤灰的臉上，汗如注的流，他用力握着拳打騾腹；可憐的騾子，高高點着他的頭。想努力的走；但是仍舊只能搖動她自己的身子。

『兄弟們，勞駕了！幫點忙！』煤夫揚着鞭對茶棚叫。

立刻有三四個勇壯的工人，從露天茶館裏跑出救那煤車出險。

騾子努力的拉着車走動了，煤夫熱誠的道了聲勞駕。

『互相幫助，本來是應該的，有什麼勞駕。嚇嚇！』一個青年工人說。

『哥兒們熱心。』煤夫說着揚長的去。

三四個勇壯的工人，也就一同回茶館來。

『我說，（北京土人在言語之先每說「我說」二字作引）』一個工人模樣的人，揮着扇子開口和他同伴說。『昨天我們鄰家有個阿細，跳井死了。』

『阿細？』老于迅速的問。但他並不認得那揮扇的工人。『是不是那偷絲，——不，並不是偷，那拿亂絲的阿細？』

揮扇的工人瞟了老于一眼道，『不錯，就是那偷絲的阿細，保兒的妻。』

『爲什麼？』揮扇工人的同伴問。

『真的麼？』又一個不相干的茶客問。

『我從頭至尾的講一遍你們聽。』揮扇工人燃着了一枝煙，吸了幾口接着說：

『從領回娘家以前的事，大家多知道了，不用我廢話，只說阿細跟她媽回家時，一路就被她媽惡毒毒的罵。——你們大家想必多知道的，她父親王振是一個很寡情的人，她們到家後，王振就把阿細重重的打了一頓，說了些什麼家無再嫁之女啊，敗壞家聲啊，並且說從此以後不要阿細再來見他的面，還叫阿細自己從早去尋死。不知怎樣，半夜，阿細心一小，真的去跳井死了；直到早上人家去吊水，看見黑團團一堆吊上來；一看原來就是阿細。可憐！已經被水泡得像個油葫蘆了！最奇怪的，她父親王振一聽見阿細跳井，到哈哈的笑了幾聲。——』

『真的麼？』一個旁聽人說。

『誰騙你來！』揮扇工人咬牙的答。

『真有這樣凶暴的父親！』老于站了起來。忿怒的擊了一下桌子，茶壺多倒了，茶水流了一桌。

『好漢，息怒！』館主載哥提起了茶壺，用嘲笑的口氣。

『後來怎樣？』一個旁聽者問。

『後來麼？』揮扇工人接着講：『起先保兒不是要休她（阿細）麼？後來保兒聽見說阿細跳井死了，倒又問王振要起人來了。』

『保兒真是一個壞透了的壞骨頭！』一個說。

『誰說不是！』揮扇工人說。『王振就說阿細已是保兒的休妻了，死不死和保兒沒有關係；保兒就問王振要休書，王振沒有；現在要打官司呢。』

『保兒真是個渾蛋！』老子說。

『誰說不是！』揮扇工人說。『他一天到晚一些事也不做，在外邊荒唐着；他自己又不賺錢。他用的錢，那兒來的，多是問他媳婦阿細要。非但就是養家活口，多是由阿細負載；等到阿細稍有點錯，他倒要休起來了。——』

『你以為他誠心要休她麼？』老子迅速自信的說。『並不是，他不過示威罷了。』

『但是，阿細不好！』一個中年的吃茶人說。

『爲什麼』老于注目問他

『一個賊婦，』中年人說。『吃了人家飯，非但不知恩，到偷起人家來了。』

『你聽他的口氣，倒是廠主的走狗，』老于拍了小周一下說。『被資本家征服的人……』

『什麼叫資本家？』中年人說。他以為『資本家』三字是罵人用的。『你才是資本家的人呢！——我到問你，阿細是你的誰？你這樣護她。——總之，一個賊婦，不知三從四德，他犯了七出之一，當然要被休。保兒休他，是應該的。』

『就是偷了絲，也是被困難的生活主使的；非但是一團亂絲。並且，工廠有沒有罪罰工人的權力？——』老于站了起來忿怒的說。『你說保兒休她是應該的，但是我問你爲什麼保兒休她是應該的？』

『我剛才說過了。』中年人拉長了嗓音說。『因爲她不知三從四德，犯了七出的毛病。』

『保兒靠着她生活，並且這樣荒唐，難道是正當的？並且阿細並不是偷廠裏的絲。』老于質問他。

『我聽你的口氣，倒有些像我在報上看見過的叫做什麼「過激派」。』

『我並不是過激派，並且我不信仰過激派；我信仰我自己，我信仰公理，我信仰我自己所信仰的；隨便什麼，不能侵犯我自己和我所信仰的；你要知道，過激思想也不能侵犯我自己的思想；人們思想的過激，並不是宣傳過激思想的成功，是人們自己思想的發展時代的變遷；即使我的思想類於過激，我也不能信仰過激；我只能信仰我自己。譬如我信仰上帝，我並不信仰基督教，我信仰我所信仰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老于讀書般而且自信的說。

『什麼鷄督鴨督，我不懂。』中年人說。『總之，阿細是個賊婦賤人。——』

『住嘴！』諸深站在樹旁高聲而且莊嚴的對中年人說。『一個人，毀棄一個可憐而且已死的婦人，是何等的罪惡！』



『是你的誰？』中年人站了起來說：『是你家的婦人並且我們鬪嘴，沒有你的分，要你來多嘴。』中年人火沖沖走近了諸深一步，提高了噪聲說。

諸深不覺得似的道：『無論她與我有什麼關係沒有，總之你不應該說這種沒理的話。』

『天下人管天下事。』老子說。

『我說話你管得着麼？』中年人看諸深沒用的樣子，更逼近了一步說。

『我管得着！』諸深說。他濃厚的眉頭，繃了繃。『你不應——』

『什麼？』中年人又逼近一步，揚手說。『你管得着，我打你！』一手對諸深臉上打來。

『嚇嚇！』諸深冷笑一聲，手一抬，已經把中年人打倒在地上了。

『打得好！』羣衆歡呼的說。

『有能力的，在這裏等我。』中年人扒起來就走。

『朋友們，再見。』諸深不理會他，獨自走得很快去。

『哈哈！勝三（中年人）輸了。』喜哥從街頭轉到茶棚下，

『喜哥來了！——』有許多人說。

『是的，』喜哥走到茶棚的櫃上，拿了一塊糖就吃。『先吃一塊喜菓。』

『走——』老子拉了拉小周說。

『我以為你今天一定要和勝三打起來，那知道和諸深比了比；看他瘦鷄似的，氣力到不小。』小周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說。『是個好朋友！但是，未免有些奇怪。』

『要聽見他說話是很難得的。』老子說，『他也是一個光身漢，但是沒有人能知道他以先的歷史罷。』

『我聽見他房東老太太說過，他從唐山來的。』小周說，『或者就是——』他忽然的停止拍了拍胸。

『嘎……』老子深思的說。『但是不能是他。』

老于和小周仍舊坐下『不能是誰……』

『他……』老于答。

這就在茶棚右手轉過去一個穿得很有樣的中年人，他很大方而且有神氣的轉到街頭，順着街走。

『那人好像是金源』載哥對個老茶客說。

『誰說不是……』他嘆氣的說。

『啊……怎麼也闊了！你看，穿得頂得樣兒的』載哥對金源遠遠瞟了一眼說：『我有好久沒有看見他了！』

『哼！你真糊塗了。』老茶客把旱煙筒合拍的敲着桌子說。『人家出外了三年，今是榮歸故里，並且要喬遷了呢。』

『噯……』載哥提了把開水壺替客人們冲着茶說：『怪不得……他看見了我連理多不理，原來發上了；先前同我住一院子的時候，是多麼親近，載哥長，載哥』

短的，現在……見了我，連眼皮多不抬一抬了。可是——現在他到底在那兒做事啦。」

『那兒……』老茶客停了停說。『現在X省做督軍的聽差領班。』

『這小子真交了時運了，先前和我同院住的時候，是一個什麼東西；他五十來歲的老娘，每天只吃兩頓小米粥。——』載哥說，

『哼！』老茶客接着說。『現在老太太也不比先前似的了，也穿上的羅紗，戴上了金鐲子了……』

『但是』載哥深思的說：『我倒要問問，他是走誰的門路，發得這樣快；我們怎麼沒有這樣好的時運。』

『唉！老年人說得好：「三年河東，三年河西。」（就是說人家生發得快敗落得也快的意思）現在是「一年在河東，一年在河西。」老茶客用手指敲着桌子幽而且慢的說。『但是也活該這小子交運。本來——這句話有二年多了罷。——他在天

津女學堂當茶房，後來學堂關了，就有個先生介紹他到鄭督軍的兄弟那裏做個二等聽差；有一天，這小子交運了，鄭督軍生日，就叫他送禮物去的；可巧那天鄭督軍高興，叫他到面前去問些鄭二爺家裏的事；大約他也回答得很流利，鄭督軍就喜歡上他了；當時鄭督軍正少一個聽差領班，於是他就叫他不用回二爺那裏去，留在那裏就了聽差領班的職分。」

『能賺多少錢一月呢？』載哥急着問。

『最少也有二三百塊錢罷。』老茶客答。

『嚯……比做官的薪水還多！』載哥說，他似乎有點不信。

『誰說不是，』老茶客斜着眼拉長了嗓音說。『你不信麼？——我們那裏有個叫朱誠的，本來是一個小學教員，後來不做了，到于總長家裏做了一個門房聽差。』

『真的麼？』

『誰騙你！』

『但是那裏來這麼些錢賺？』載哥又提了水壺取着茶說。

『哼……』老茶客喝了一杯茶說。『就說打一回牌，聽差們頂少可以分百把來塊錢頭錢。』

『好大的賭局……』載哥長嘆的說。

『走……』老子說。

『聽聽。』小周說。

『聽什麼……總之，談些軍閥和資本家……走！』老子拉了小周就走。

他們從茶棚就談論着回家去。在道上，諸深也在很快的走着。

『諸大哥上那裏去？』小周叫。

『進城！』諸深答他，仍舊走。

『我們也進城。』老子說。『我們一塊兒走。』

『也好』諸深說。他們三人就一路很快的走。

『但是，你進城有什麼事？』小周問。

『無目的的』諸深迅速的說，『你們呢？』

『差不多也是罷』老于答。

他們也不談論，只往前走。不一忽穿過一條骯髒的小街，進了一條順城的大道。

『餓啊……』一個化子站在道旁的柳樹下，他看見諸深們三人，就跑上去哭

聲的道：『先生們……餓啊……』

『餓——』諸深回頭看了看，仍舊走。

化子仍舊叫着餓，跟着要錢，走了有十多步。

『餓——』諸深說。『可憎的！』他想。他從衣袋裏擲出來了兩個銅子。

『一個慈悲的工人！』小周想。

走過大道穿進一條馬路。

漸漸的熱鬧了，走過這條馬路之後，是一條很狹短而平滑的馬路，這是一條最熱鬧的街，一羣羣買東西的人們，蝴蝶般的穿行着，各樣的車類，好似梭子般的來回。

三個工人旁若無人的衝過去。

『吳擘……』汽車的呼人讓路聲，接連着響。一輛輛過去，占了街市很大的位置。汽車裏坐着一個肥大而且自大的人。嘩嘩的袍子，加上禮服呢的馬褂；一只拿破崙式的帽子，莊嚴的裝在頭上，他非常自得的吸着煙，兩旁看；只一忽，車和人已經從人衆中鑽過去了。

走！他們穿過了大柵欄，（北京一條最熱鬧的短街）又回過來，穿過了廊房頭條，到前門大街，預備進城去。

『靠兩邊走！』在街心中一個雄糾糾的警察，指揮着說。這時有許多的警察和兵士，密布在車站的兩旁；車站的中心，停着一輛黃色的大汽車；並且車的兩旁，立



着許多的武裝兵士。火車到了，人們潮水般的湧出。

諸深們也立住在人們中看。現在街道中，已經不許人們行走了。道的兩旁，遠十步路；就有二個兵拿着鎗站在那裏；街中寂靜的一個行人和車輛也沒有，除了護路的警察；看的人衆愈加多了，多一聲不響的站在街的兩旁。

『今天爲什麼？』X省的督軍進城。』間或發生的話，在看衆中。

『吹底……』車站旁發生的軍號聲音。

看衆的目光，多立刻注在黃色汽車的前面。

半天，然後二次的軍號響了。再待了十多分鐘然後第三次高壯的軍號聲響了。由東車站發出的軍號聲，傳到城門洞口，於是城門口兵士也吹起軍號……於是接一連二的吹傳過去，不一忽傳遍了城；於是全城的人們警察和兵士，多知道X省督軍要快上汽車了；就大家當心着而且趕開了由車站到X省督軍的住宅的街道上的人們和車輛。

黃色汽車動了，載着一個肥胖的軍人；黃黑而且光滑的臉，有幾根鬍鬚；穿着軍服，一顆顆勳章像化子身上的補窟，多而且大；慈悲式的頭，不斜的抬着。只一忽，黃色汽車向諸深們跟前電似的奔過，兵士們多誠敬的舉鎗。

『你的目的達到了麼？』老于問諸深。

『不過如此。』諸深說。

他們三人就提起壯健的腿，快而合拍的回家去。

在道中，剛才所看見的化子，又跟在他們後邊要錢。『餓呀……』照舊的說。

『走！』諸深高聲的說。

『你也憎惡他麼？』老于問諸深。

『是的，』諸深答，『我非但憎惡他，我憎惡一切。』

『爲什麼？』小周說。

『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一種自然的憎惡。』諸深答。

第二天早上，諸深很早的就起來了；他獨自進城，站在道旁，木立着。他尖利的眼睛，好似秋夜的星；高而粗的鼻，流着汗；縐着眉頭，闊而大的嘴角，向下落着；青而粗的筋，一條條眠在他的臂上；他兩隻手放在衣袋裏，緊緊的握着。

黃色汽車過去的時候，從諸深衣袋裏射出三顆可怖的子彈，直鑽進黃色汽車去。

於是，悲劇發生了……

十一、十、十三——十二、四·北京



